



東萊呂氏遺

續華卷之五

劉聖公

劉盆子

皆昏庸之資盜賊所立

盜賊不立明而立昏有二說

不欲立明捨伯升立更始

不能立明盆子以探符立

同為立昏不欲不能之異更始死而盆子全

高祖與項氏共事楚漢百戰乃定

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光武與平林新市合

伯升死於更始

光武再起河北

三石非不知利害崛起勢不得已也

太宗借援突厥渭橋之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三君皆用大師

李淑上書更始不可謂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放飯

酒歡而問無齒決 詔獄自取

然可見漢德厚更始猶有忠言事君量而後入不入

而後量

光武

降赤眉最好

先以大度鄴禹以馮異安集
然後示以大軍拔齒以漸之說

既降先折以威又揚其善亦得駕馭之道所以十萬人皆服無後患

許益子止於不死

稱其不易妻立宗室

立君全以付朕

皆深有教化

光武善赤眉立宗室全以付朕是也

封彭寵奴自相戾易得善赤眉非本心藉以慮後如高

祖戮丁公封項伯一同

王郎

劉永

盧芳

漢民思漢不問真偽皆嚮附范曄之論詳矣

光武折王郎使言最公

天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

待王郎收以全身亦是

不僥倖不殺降者最為中道

光武失之龐萌所以不如高祖者

高祖以重厚知周勃 光武以遜順受龐萌

高祖以大度明 光武以防患過

但欲求遜順者委任不知士不弘毅不可以付托

張步 李憲

一時姦雄盜據不可當真主之鋒

彭寵

寵恃功過望

光武先厚後薄 君臣皆失不義封侯進退無撓

料鄧隆失浮軍事與兵漢劉尚書同

雖皆以違節度殿吳漢善敗不亡能否異

隗囂 公孫述

割據同 小人行檢以僥倖同

公孫述專用詐 隗囂假義囂無知大類宋襄公

隗囂不聽方望歸更始幾不免

不聽馬援背先武而取亡緣不失真不能決擇

王捷為隗囂死囂以寬得衆事類田僕

為田橫死是為

范曄論隗囂最無識又不識去就

就更始公孫述 叛光武最無識

暉為黨辨見與黨同故暉終以不知去就死

王元說隗囂

黨用之敗

其實元邯

荆邯說公孫述

述不用亦敗

一般見識

一不識天命

二不識逆順

三不識真主

四不識事勢

吳漢幾為光武失蜀九三事

涓水軍虛費

與劉尚別營

平後大器

前二失小後一失大

兵可復勝人心不可復得

光武貴吳漢旌忠義用才幹最得安蜀之道

得易兼類難

吳漢已失光武善救敗

公孫述不降只是述復不得為審廢興之命

若世守不能如大王却當如此處

李通 決定復漢策

佐命功臣之首

但真人才不及蕭曹只可如此議論

為漢氏復漢誓不得謂之無妄之福一切之功范曄

論之未當

王常 以下江兵破阜陽

在盜賊中能知義識真

阜陽一戰係光武成敗後亦別有戰功只是不比下江之一事

節最

以常山為光武北道主人

最係光武利害存水利事

未歛

使隗囂不辱命

襲畧陽堅守

係光武取隴州官署力
於畧陽光武來葬

被刺書表薦賢

守死善道亦是勇
於結縷氣象相類

鄧晨未歛亦於中興有功皆不圖雲臺與馬援連同皆

以親故

未歷爭太子事

係社稷恨一帝非
明君使歷功不顯

高

從光武河北

先武腹心

謀謀惟惟
訪問人才

不從更始杖策北渡

見識最高
能擇主

觀此知其終能明哲保身

披圖對在德厚

見識最高知
興亡之本

光武以為知人

識能擇主能
見與立之本

知諸將才否其餘事

寇恂

賈復

吳漢

大度

淵謨

與光武同德
故君臣契深

入關雖功不究然能為漢得民心

赤眉事君臣俱失

鄧禹策本善光武欲速而其以
功不遂數以亂卒復戰禹亦失

以禹比張良

智勇不及故有狗邑宜陽之
失學行過之故家法傳後世

大體畧相似

以光武任用比高祖

高祖但以子房為腹
心不使將兵善任使

光武任禹過於指授使禹不盡其才

張良從赤松遊

禹遠權勢

高祖皆未盡
二人之才

子訓

罷石曰可沒

撫烏丸鮮卑

平諸羗

事雖不同
只是一理

可為則為不可為則不為禹之行水不過如此訓知石曰不可理則待夷狄亦必循理華夷本是一性若循理治之無不服者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正如此

孫隲

以鄧禹及訓家法隲兄弟忠孝不免於禍

雖是外戚不可持權

亦是才力不任易鼎折足之義范論得其一偏

寇恂 以上谷兵從河北

守温事類蕭何

止是權
何一事

蕭何性命救國書薦韓信畫一法等皆
係漢興亡不是守關中特餉治軍一事

又有難於蕭何者

蕭何所守關中人心固
恂所守河內外寇強

屈賈復類蘭相如

范曄以諫文為有剛
屈賈為有折未然

誅皇甫文只是識兵機

取上谷印綬事
類相如春申

不從王郎從先武識真偽

此所以與
鄧禹合

審強弱之實

以士多歸觀
先武見理

殺皇甫文亦兵法之剗腸滌胃

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取印綬識去就

守温

敗蘇茂

治汝南

誅皇甫文

降高峻

屈賈復

有宰相器

觀屈信處有大臣器

度大謙遠心公臨事能斷皆大臣節又經明行脩文武備足有大臣才德

光武不任功臣不盡才

最是冠帶

曾孫榮

無辜而死見桓帝之昏雲

馮異

從光武河北

有方面功

敗赤眉定關中功最大

學戒先

純則終純

駁則終駁

異他事好只初間去就不如寇鄧異學自立氏孫子出故雖謙遜亦持權衡

薦姚期

達謂所學

知異不及不期鄧禹期不及不期賈復

劉光武結曹竟父子

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不附

說李軼

三事皆有權衡用兵智計亦高

澠池赤眉

徇邑王巡

說光武施行恩德

雖自假仁中來實繫光武根本

鄧禹君臣之契深無相疑

寇恂守溫策書勞問 馮異入關言入專制

皆不免嫌疑二人
雖賢亦以加免

說光武施行恩德光武勅異平定安集

君臣勢合處用心同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五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六

岑彭從光武河北

子熙有太守事

有方面功破秦豐

入蜀

吳漢平蜀因彭功降朱鮪却是信威

守死亦是節却未知寇

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光武善因能

吳漢亦是名將只所習用不同

吳漢謂三郡棹卒費糧光武不聽而勝

帝欲罷諸郡甲卒吳漢不遣而勝漢得

二事迹同情異有用不憚衆無益當求精

禁虜掠辭牛酒事最好大概為大將守疆者必

吳漢以虜掠失鄧奉

秦豐拒彭數月不進帝以責彭事與趙雲兩戰

賈復 從光武河北

諸將中最勇光武不能別抑亦善用人慮其輕敵

劉甲敦儒復剛勇如此能知屈信以學故光武功臣雖緣上保全亦緣多是君子故

光武不任功臣亦用賈復才不盡

子育

有邊守之事得使過之道

吳漢 以漁陽幽州兵從光武河北

質厚少文類同勅最見倚信日又過勅

用兵多虜掠以不勇鷲有智謀故能立大功

說彭寵有智 斬苗曾能斷

願無故亦是斷 將鬲縣五處亦有見謀

與劉尚分營皆緣勇過不利意氣自若是勇

達指授取敗不遺諸郡甲卒軍功最多緣兵精州突騎

蓋延 從光武河北

與吳漢同謀歸光武亦類勇而兵精朕將亦

勇而寡謀兩以違指援

陳俊 從光武河北 臧宮 以下江兵從光武

俊佐耿弇平齊

宮佐吳漢岑彭平蜀

宮請擊匈奴

不但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宮所以功戰多非大敵故欲未五千騎立功亦失之輕俊所以堅壁困土校最得敵情盜賊無饋運以

虐掠為賢

顯宗策妖巫

亦編知人情

兵無定法只白知變

耿弇

以上谷兵從光武河北

子國

光武諸將中最善用兵

用兵當先定規模有規模

以志用精兵故功多

平郡四十六屠城三處未嘗挫折

諫光武不罷兵

此條光武成敗

平齊功最多一事可比韓信

依光武史改

擊祝阿境鍾城

脩政具致費邑

拔臨菑走西安

激怒張步戰臨菑

皆用智計算無遺策料敵制勝二十八將中最優

耿國

定立南單于議

事當論是否不當專論一時利害一時之利有為萬世害者漢立單于其害乃

在西晉之世君子以作事謀始

耿秉

耿夔

皆名將有邊功

顯宗然耿秉言伐匈奴

不如

後漢匈奴之害輕於先漢可以不用兵文帝尚忍辱豈當以虛費與征伐

耿恭

守疏勒

忠義可比蘇武謂過蘇武一時推薦之言

姚期 從先武河北

雖戰功籌策不及諸公却有信義

信義有本根帝短喪三年沒自文

推類及人不殺李熊 不虜掠

犯顏諫諍以孝事君則忠

王霸

亦是信義之士疾風知勁草敗蘇茂皆堅壁待其弊

守邊與匈奴互大小數百戰

天下惟義信之士可與持久其能與匈奴大小戰一百

先武本以霸有信今是河水霸能權以安眾信之

夫以凶威君不得新散不可復集

坎習數事欲處險須是習

臧官不見大敵請五

王霸與匈奴互大小數百戰上言宜與匈奴和親

祭遵 從弟彤從征河北

孝義恭儉潔廉儒雅 諸將中最賢

平蠻 平張滿 張豐

亦以孝為根本在官教戰陣勇皆自孝推之庶

祭彤

亦以孝為根本孝能感盜賊故思信能照夷狄治縣無盜賊

守邊能以夷狄攻夷狄恩信為東漢邊吏之最

任光 李忠 萬備 以信都從河北

三人皆以王郎時獨為漢守信都光武藉以起兵故功

高係漢興亡

李忠丹陽太守文武善備 先定計發兵

忠不顧母妻殺馬寵弟 二事皆緣光武成敗

光子隗

賢宰相 人必寡欲然後能守正

隗清靜寡欲能與袁安同心持重處正

邳彤 以和城從河北

王郎時以和城郡為漢守迎光武亦係漢興亡

決策不西還長安此最係光武成敗之機

彤不顧家屬事與李忠同

劉植 以昌城從河北

據昌城從河北說降劉楊皆於平王郎有大功

耿純 從河北

見官屬兵將法度遂自結納識真舉族從光武

誅劉楊皆係光武平河北重輕

治郡見思盜賊清寧

朱祐 從河北

儒學質直與光武

將兵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主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

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馮異能御

士兵多請屬大樹將軍

馮異有權譽朱祐質直不虜掠同御

奏改王為公三公去大名皆合光武意

景丹 將上谷突騎從河北

兵以馬為勝敗 高祖得北貉無人象騎勝項羽

光武得二郡突騎平群盜郡形歸世祖善處可見

光武以識用三公夫最大者三公尚不可以報功况用識乎

孫成 王梁皆以識拜

王梁 與吳漢蓋延同從光武

助寇恂守河內

光武欲斬王梁梁處伊宜未必不是光武一欲如詔亦是總攬權綱

杜茂 歸光武河北

與郭涼有平北方功

馬成 追從光武河北

平李憲 伐杜茂也北邊

劉隆 追光武自北

助馮異拒朱鮪李軼

討李憲

副馬援平交趾

檢覈墾田事顯宗知人情

貴者難制刑不能禁

傅俊 從河北

助岑彭平秦豐

堅鍾 從河北

破朱鮪

距董訢郭奉最有功

馬武 從昆陽

降射犬

光武與武登叢臺間時躬腹心躬有武則未易敗

疑謝字誤

勇將戰為鋒

敗為殿

光武與將語有深意慮功臣怨賞薄欲其知已過分亦是深畧之一

鄧禹知光武意故言謙馬氏不喻故言夸光武之言無人故退之退故進之

光武容功臣小過厚賜予不任以事最得保功臣之道

高祖不必論唐太宗不及侯君集輩皆為宰相卒以誅死

馬武征羗尚有勝負光武抑抵掌可謂明見

光武雖起昆陽後再起河北方成大業

故二十八將皆從河北功臣當時將兵後有大功者故李通王常鄧晨來歙之屬皆不與

高祖功臣才能高皆斷弛士難保全又功高寵厚秦咸舉六國各為其主故

高祖嫚而侮人故

光武功臣 才能雖不及三傑大抵皆信義儒學之士中興與創業不同又光武本儒生以類合

一則功臣易保全 一則功臣難保全

論二十八將人才次第

鄧寇賈復才德兼優最高

次馮異岑彭吳漢耿弇勳高

次姚期王霸祭遵朱祐之屬賢

餘皆忠義勇敢智畧之士

全無姦雄 只馬武人物最不及亦無過

竇融 因憲章

謀出河西決策東向大抵智計過人

亦緣光武駕馭得策

竇氏本出外戚豪俠故習氣放縱自融在己幾不免

弟子固

曉習邊事無他事迹

曾孫憲

外戚擅權以作威福取夷滅 亦是漢真一等人但和帝誅早不至篡弒

章帝不治憲奪田但能切責非所謂強弗友剛克 所以養成

惡憲

小人不可立大功 憲空朔庭假虎翼既以亂邦亦以覆族

范曄論衛霍竇憲伐匈奴事未然

衛霍繫全盛之匈奴

憲以南單于繫北單于較陳湯斬郅支雖弱不用漢兵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六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七

列傳

馬援

子廖

防

兄子嚴

族孫稜



大抵智謀雄傑之士

可惜不學

范蠡伯越之後去為陶朱公

馬援先以材雄散財產後佐光武

只是此謀畧用之有先後

論公孫述光武見其智謀過人識去就

馬援有大畧故能知公孫述光武成敗

隗囂無大畧故不能別馬援王元是非

論光武高祖極然不如之說雖微諷實其實光武不及

高祖實在好更事動如節度

平生多武功各出智謀其末節乃智而不能愚勇而不

能怯之過

說降隗囂將

聚米為山谷

守隴西

破先零羗

置金城邊邑

又破參狼羗

破李廣

平交趾皆足智謀之力

馬革裹屍

上馬矍鑠見得不能愚怯處緣不學

五銖錢錢幣事

銅馬式等事

馬政事

皆智謀之餘

平交趾所過治城郭穿渠與越人申明舊習

論兵與光武合

不獨智謀緣關達而有思慮與武合

為邊守最得大體

務開寬信恩以待下生吏以職但總大體

大姓侵小民隳羗欲旅拒乃太守事

邊守最欲得人情更事是末節

本好議論人材

戒子弟書勿效杜季良坐見正是自捷之論

戒梁松實固慮王莽如見自不免於讒亦是知不能愚勇不能怯之過

馬援不禮梁松以取譖不如郭子儀屏姬侍見盧杞

智勇下如度量

光武疑蓋茲

不得為知人

貧觀其所予援能散貨財於未達時達必不貪

顯宗不畫馬援雲臺

一為外戚

鄧晨來歙同列

二為光武於援不終 史只知刑迹不
辨意書東平之問笑而不答有深意
三援非南陽
河北相臣

廖

能上書勸馬后節儉不能下飭子孫家人有嚴君

防

有破羗戎功 迎氣樂 樂事

有冠禮事 章帝臨冠小侯施

防以驕侈敗 肅宗寬外戚之過

嚴

以學問在外戚中有行義

封事論寬猛 為肅宗時言典第五倫宋均之徒總此

有太守事 有盜賊事 子績有文武才

稜

貴戚有行義者 嚴謂實氏不宜近京師稜以

與稜所以異 有太守事 賸賈 水利

卓茂

為令專務德化 光武以茂為三公正欲求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此二論語盡法律之說

封卓茂 光武善舉偏光武

二十八將固多君子然皆以功舉故封茂為德侯

可見與高祖下求賢詔意相合

雲臺功臣之次

二十八將起河北

李通王常佐南陽

竇融以河西附

卓茂獨以德選

明帝圖畫皆緣光武本意

伏湛與侯霸宋弘為中興名相

論三人事不同皆為名相 湛造次鄉射之禮

霸奏行寬大之令

宋弘止繁聲戒淫色

光武本好儒湛能將順其美

光武吏事刻深霸此奏補衣職之明

弘於光武所謂正救其惡者

三人同得事君之義

以難易論之將順易 補闕難正救最難

論三人器業豈在蕭曹丙魏之後功業名譽不在四人

之列者光武之任宰相非西漢之任宰相

保安平原

不獨知漁陽兵精未易節 此事亦補光武之闕

寵光武功臣以嫌隙反湛不欲武親征 欲使曲窮而自斃 此乃宰相之職

兼有蕭曹丙魏之長居守似蕭何鎮撫

安平原降富平類曹參清淨丙吉寬大

諫征彭寵似魏相識兵畧

至其造次不忘禮樂經明行脩又四子所無坐免止以

無忌
不舉河南尹司隸校尉爭論可見建武苛切

有博物事
校書事
史事

隆

奉使死節謂有蘇武之節非過

侯霸

大抵人物似伏湛霸亦受經但湛家學源遠謀謨儒雅霸不及也

全臨淮類湛安平原奏行故事亦濟光武所短

蓋霸才豈不及蕭曹丙魏

能出四子右能為四子而已

霸終於位豈用之不盡有其位無其德

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嚴光嘗以何諛順旨成之知霸尚

光武誅大臣最為大失

剛直如韓歆尚假借納用大臣罪不至迷國害民亦當以禮進退

自此後大臣人才無及伏湛侯霸宋弘者

宋弘

薦桓譚責其鄭聲 戒好色對貴易交富易妻大抵正

論亦切中光武病亦可謂先易傳言弘少溫順而能守正如此異乎色厲而內荏者

光武於嚴光不易交而以陰后易妻正緣好色

弘有大臣二節止繁聲 戒淫色 諷易妻 皆是格非心事推進賢士最是大臣事

薦桓譚而貴
其忠正尤好

吏事責三公

伏湛知有禮樂止敢奏行鄉飲

侯霸惟奏下寬大詔書奉時令皆是大司徒職事

觀宋弘剛正不見所建明正緣三公不過奉職無古

論道之意弘坐考止黨太守無撥免弘守正疾惡所

相當進賢退不肖豈必有

字由

以附竇憲免可謂泰厥父

孫漢

有邊將事

曾孫則有知人事

蒼頭誤殺子蔡而怒之此亦緣明明故勝私

蔡茂清儉匪懈有大臣之一節

觀茂糾按陰氏申董宣亦有不避疆禦之意

用於誅殺大臣之後僅能以小節自全

自茂勤薰雖皆賢能之士相業不可望伏侯宋

郭賀有人臣奉行故事事有監司事

馮勤吏事精勤正合光武意是以能保全

吏事初非大臣事業解使霸一事却好

趙熹 孝是百行之本充類無所不可

趙熹為兄報仇是孝之充

全韓仲伯妻

將獲更始親屬

切責鄧奉

欲殺李子春

昆陽有戰勞

降簡陽賊

破平原賊 寬餘黨

曾子論事君不忠戰陣無勇蒞官不敬朋友不信皆非孝趙熹以孝回者皆有之大抵亦是不悔饒寡不

畏強禦不肯因游報

宣秉

以下四人皆篤行賢士建武多賢如此而治效不過文宣用之不盡

節行之士

不任王氏是其節節約是行之一端

張湛

好禮不欺之士

遇妻子若嚴君

下公門盡禮父母之國

諫光武情容

為太子太傅郭后廢稱疾

四事皆好禮不欺之故

王丹

勸農一事好議論

丹匹夫尚使農夫兼功自厲况天子為籍百畝

專是善處朋友

不交陳遵善擇交懷無事廉而對

此事太過於疾忠未許侯霸交以挾貴不許子姁

德同門生未必心交

不絕薦士陷罪者

夫得罪者無辜

王良

亦節行之士

為諫大夫

數有忠言以禮進止

為大司徒

在任恭儉

大臣之道非一節所能及人責良是知退亦是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七終

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八

列傳

程林有書學事

節行經術之士

不屈隗囂 堅守古學

義感刺客 三事見節行駁堯郊

議不增科禁事 見經術之用

忠義

趙盾以假寐感鉅麇 林以載弟喪感刺客

禮義人心同然所以可感

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

在光武時為任職 所任亦吏事耳

議禮通時變

善用經術

駁增科禁

最有忠厚之意 此議論法最明

郭丹

永平三公

約關事與終軍同人物異終軍請纒近於行險僥倖

丹逃王莽召正
是居易侯命

禮義進退之士逃王莽召為更始發喪求謁更始妻子為功曹為長者自代而去

薦舉事功曹推賢杜詩尚編之黃堂以為後法此

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

五人皆賢論大臣器業則侯霸為首

自伏湛以下皆賢德智能之士大抵皆有大臣之節人

才非不盛而中興之業未盡用人不盡其才高祖收

野地之士以開漢基能盡才也光武之時賢人衆多

而治效止此不盡才也故曰用人盡其才為難

桓譚書中所論各有議論

師人之模範桓譚教廷劉歆楊雄所為大抵類二人

博學多通 能文章 尤好古學 簡易不脩威儀

好與小人交與之忠謀仕王莽時自守默然無言

論時政大抵皆當非讖緯最當以此得罪最光武之失

論輔佐不明 更張取使利事多 禁讖言殺 抑末利

校定律令 屏讖緯 重酬賞

論降下無重賞天下不時定與光武各一見降下賞重

光武寧成功不求速譚言未為獨是

非讖得罪

馮衍

先武好識緯緣得天下偶與讖合至欲以讖決事譚可謂忠言論先武意見不同故以得罪

不用馮衍人以先武為失

衍亦未為識真之士田邑之書論之極當

忠孝不兩立在權輕重

田邑從先武正如徐庶從蜀先主論入事但存其目不見其說

詳衍為人不過游談之士

鮑永受任更始衍受任於永說廉丹不為過

說鮑永知諸將暴亂如此不知其必亡不可謂智

與陰興交結以取廢黜亦是不智

文過其實

傳以此短衍衍實有此病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賢人之事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聖人之事也以逸民而欲為孔子無可無不

可之事則其磷緇必矣桓譚馮衍道德非聖人而不擇所從譚好為小人忠謀行罹迷復之凶其智皆不足稱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二子之失多矣史氏世俗之所謂皆以二子不用為屈不悟二子之非楊雄賢於二子尚罹遯尾之厲君子可不擇所從乎然譚非衍比者非識不失為是先武怒之非也叩頭以求免邑邑以喪生譚則小矣捐身以明道其可也

申屠剛 真所謂剛者

對策直刺王莽

說隗囂不肯漢

諫光武出遊諫自選舉法理嚴密

言皇太子宜簡任賢保 無非忠言正論又皆切字

事理 直如汲黯而文學過之真社稷臣

光武不能處以大臣欲以法理維持後世過矣

鮑永 以孝事君則忠 永孝於母 敬忠於更始知更始亡

乃降拜更始家 事與馮衍不同 永受任

衍知諸將之暴橫而不能知更始之亡

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首諫成鮑永永所感永一諫家不忘舊

漢司隸兼臺官監司事

手格彭 効趙王良皆不畏強禦 拜更始墓

上荀諫家 爭韓歆死皆合義

永不欲以衆受賞即是無欲所以能剛 振也怒焉得剛

子昱

有平盜賊事 有縣令事

仁者必有勇守尚都長討擊郡賊 為司隸勇為司徒言楚獄克

為此陽長政化仁愛

有司隸事以武意在橫權細故 有水利事

應夫以實以早能言楚獄之意

進言肅宗素長者昱言楚獄可謂持慎其美

郵憚

所謂剛者未可謂中行近孔子所謂狂者

中屠剛對第 憚上書同為刺王莽剛途中行為

友執仇亦太過 劉歐陽歎終能去之不為過

惟仁者有勇 憚為善師見其仁 作策刺王莽

出處 鄭敬 鄭憚各從其志 憚亦須敬成言以全其終

諫先武說太子引退可謂善處父子之際 憚平生過

先武賜鄧憚貶東門候 賜是貶非君

子壽

有監司三輔事 案察能檢身 以廉能稱

議刺竇憲以殺事 威嚴能推誠 不失為正亦

就此三傳論中屠人物最高憚次之永又次之

蘇意

圖緯術數之學 君十之類居易以俟命小人之類行險

有邊守事 功本無心 所以為君子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四人建武循吏 不入循吏傳者四人當創業初兵革未

用兵然其績故尤 又不可掩其交趾之績

郭伋

有監司事 并州 有女守事 潁川

有邊將事 於其事最得 任邊將法

有平盜賊事 潁川招懷

循吏傳有 衛颯

光武成郭後自開
遣歸農皆得制盜賊

有邊守事漁陽句如不敢入塞

杜詩

有薦舉事諫諍事

有奉使事安集洛陽殺蕭等皆稱職捨據

有太守事南陽召父杜母杜詩當擾攘沒

有水利事郡邑務農事農器事

孔奮

有左氏學事弟奇作左氏剛

所長在清忠姑減車車就路

有太守事甄善法非林為清平以身後者誤喜

張湛

有神童事有料敵事策公孫述以敗

有邊守事漁陽破句如開稻田

邊守最急精戰並請清節不城孔奮折

吳漢大掠尚賴有湛平國不可獨任武將

傳俊得郵憚而揚州服

張湛佐吳漢而蜀人悅行兵本仁義

郭伋家無餘遺杜詩貧固無田宅

奮湛臨財不為其節尤著四人皆廉吏

郭伋數忠諫言

雖職當簡天下賢俊

杜詩身雖在外隨事獻納

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

二人皆有大臣之器只用之牧守用不盡材

用人在至公郭伋言不當

杜詩欲以大節處功臣皆欲光武公用人之道

樊宏 陰識

二族東都外戚之貴

高祖創業中有呂氏之弊不得光武防閑元武中興樊陰二族皆

實亦二族世有名德

樊仁陰孝

作器種梓此雖治生事概關治國大抵

國文而得其用青我施德以侯天命亦興

上言削草

在外戚畏諱當然陰與入好言正議

未嘗與賓客及國事竟同大臣進言如帝王之臣尚欲垂世何削之有

謙柔畏謹不求苟進

此三語外戚能如此便保寵

宏子儵

不交賓客未有禁白能先見

不通賓客而能以大儒為師友乃可為賢

有經識事

有議論事以議定經不獨當時之失鄭康成因以說三禮萬世沿襲

有孝廉事

為舉之權在下大抵如此孝廉德選不可

儵識最高

止鯀子求楚王英女竟免其禍陰與論嫁女侯王取婦視公主亦與此意合

有公羊春秋學

有罷貢獻蠲逋負事

族魯孫準

一書論人君經學最功

有太守事 風俗事

經術法律事 講讀事 學官事

上書論救災

節浮費 無弊

遣使移民 遣使移民得人則利

節浮費救災之常 則利不得人則害

振救遣使所安集流民

有遣使事

太守事

有郡邑勸農事

勸民於飢荒 之後最難

陰識

遜封雖是謙謂將帥有功者多掖庭加爵邑不可

示天下

實為萬世公言

陰興遜封意亦此同

陰興

樊儉不交賓客而師友大儒

陰興好施接賓客而門無俠客皆賢

然在外戚與尚累馮衍

不肯代吳漢為大司馬

此可為萬世外戚之法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八終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九

列傳

朱浮

浮能言而不能踐者

峻文說彭寵陸贄同列與論信 刺舉之吏點歸輔之官自相戾

激成彭寵之亂

使光武於寵不得保全又使 連兵歲月無辜而死者衆

舉詞賜死乃陰 誅大臣不明為失尤大 但顯宗

論長吏數信刺舉黜鼎輔皆切當光武時病

廣博士還時亦有益

梁統與竇融同事以河西歸光武者

人不可不謹所學

統性剛毅而好法律 輕宜重刑罰

陳便宜以法

又覆論前漢法律輕重最詳備

王嘉減從輕殺人不死大統又復故盡復不可

寧過於厚前漢王嘉孔光師丹傳及刑法志皆不載輕刑事亦史之闕

子松

有議禮事

松弟竦

有離騷事

凡不得志者皆托於屈平不知屈原之死為楚亡

序比春秋

班固言雖有禮重要之擬非其公

竦有封侯廟食之志以州郡為徒勞而納之女役宮大志者固如是乎

竦孫商

商以外戚秉政

雖虛已進賢要無大臣之道交結宦寺不能為政而載租求餽正是婦人之仁

范曄之贊切當

冀

不得志王莽

冀雖誅五侯嗣弱漢遂衰

張純

前漢况寬之孫

建武大臣儒學博通者建武禮制多出純然有得失

議宗廟昭穆最得禮之變合本意禘祫明堂

辟雍皆國家大典所當為勸封禪最非

光武却祥瑞行封禪一得一失不離漢儒之病

相業未足道慕曹參無為光武非惠帝時又可與有為以此見純所學不過漢儒之李非學先王之道

純子奮

為三公無異績大臣固不求異績奮但能清白而已

請定禮樂兩疏禮樂因當定不言之司

祈禳應天不如以實洛陽決獄尚足致雨况大於決獄者乎

鄭興 范升 陳元

皆中興儒學之士 鄭興通達守正

勸更始入關說其所為言非

勸隗囂不稱王不置官屬皆正從隗不辟囂國妻孥還壘父母詞順理正

日食論不用功臣有是非

谷光武郊祀以讖斷最是不為讖在行言於書有所未學言遊

有春秋學事公羊左氏皆通子表傳業 有周官學事

有曆數事與論日食晦為元急臣促迫難合時乃差與不能知曆未為精

子衆 六抵似與堅正過之

經學通左氏易詩

內不屈於外戚外不屈於匈奴只一道理不應儲召藩王聘似畏死

不計是非不計死生

奉使全節比蘇武不為過論

論比匈奴議益皆不避擊劾皆是仁者有勇

有邊守事武威 太守事馮翊

子安世

亦有眾剛正 與來歷共

范升 陳元 升非議周黨不知元諫司察三公

元大抵忠厚 議左氏大抵專門之說 必以得之

左氏亦當立二人固為專門然立左氏未為過

費氏易 今獨費氏易傳

桓榮

楊雄所謂為利之學只是漢儒見議

顯宗師傅之臣 陳車馬中經以為權古力世為利可知

見義一詞 元卿嘆息學之為利與此殊通弟子多不覺得榮車傳太子非所說者

人君經學 人君學與儒生異光武以桓榮傳顯宗不過章句儒耳

范曄為人之論甚然

顯宗待榮不失為尊師傅 張佚謂陰與不可傳

太子論甚在光武用之亦當

范曄論佚受爵不遜事未然

子郁

尚書學 自榮傳朱普歐陽尚書學世為師傳

授肅宗和帝經 郁時納忠賢於榮

郁子焉

授安帝順帝經至三公 三公無殊與來歷諫建言引尚書三公者皆是正亦郁之類

馬融與

馬弟子鸞

鸞子曄

馬兄子彬

四人志操堅正大抵相似

典為侍御史有驄馬御史名與何進同謀誅閹官為
止陳五事悟內官 曄不舍宿楊氏
彬父麟侍講以直道悟左右 彬不與曹節婿馮方
共酒食會 五人所為皆正但亦有太過既不過時
其人才能否不可輕論

張宗

鄒馬表為偏將軍

大抵專以勇鬪為主

為鄒馬後拒赤眉
關中營壁定賴川清冀盜賊

班彪

子固

父子皆良史

人物不同

彪性沉重好古能守遺恬淡
固性寬和容眾禁坐竇氏死

彪守道事

著王命論傲魏景春
竇融畫策非魏置

請為東宮諸王置保傅亦是正論 范曄論彪甚當
論遷史得失最詳 所論大抵皆當

固更能繼父業

大抵有餘於文
章不足於志操

後漢史先武紀功臣列傳紀事皆本於固

故今在范史
者皆傑出

論前漢書已見前漢叙傳史議

范曄取華矯說
論固史亦當

西都賦典引文章皆高崔蔡等不及

西都雖大考美然兩漢都邑事績具見
典引封禪書講德論之類稱訟之文

牟融

經明才高之士

宰相自有体史但以方重稱之見其有大臣節方重坤德

為豐縣令無獄訟

為司隸多所舉正

為大司農善議論朝廷皆服其能

為司空但稱舉動方正甚得大臣節

東漢不盡大臣才無所施如此

韋彪

孝行洽聞之儒

議論多嚮寬厚

不見有宰相才處

有孝行事

博洽事

恬退事

錄功臣事

論選舉在選二千石

漢制郡國貢賢辟名故其原二千石大抵只在擇選舉之官

論吏苛刻

肅宗事從寬厚吏猶苛刻蓋建武永平之弊彪亦將順之言

論置官選職

尚書宜選歷州宰素有名者

此論亦以當時却官刻薄若用人難拘一偏惟

才是用使部州宰皆可

欲停者令史

諫議御史精選

二千石勿妄遷徙

三說皆正當

行司徒事但以清儉稱

彪族子順

豹

義

三人皆有高名

依范書改

依苑史增改

順豹不見施設數辭似輕爵錄事實則未可知

義為三縣有績上書宜考功黜陟議功左

亦忠義才能之士

義子者

屢召不就曹節逼為東海相失名為姦人所害隱者耻

之盛名難居輕爵祿未必非釣名

東萊呂氏東漢精華卷之九終

